

祠

部

集

五





祠 部 集  
(五)

強 至 撰

# 祠部集卷二十五

書

## 上姚都官書

某愚無所似。得綴一官。以吏左右。不逢叱怒。于願已足。敢望引以爲可舉哉。恭以執事之賢。人人願出于門下。雖甚愚極陋。亦知得舉之爲榮。非才卓業鉅。烏能捨衆人而獨取哉。今執事之取某。不惟人人疑之。某亦私自疑。噫。豈執事知某之誤耶。將哀其窮賤。而欲推之大亨之塗耶。不然。安能捨衆人而獨取也。苟執事誤以爲可舉。則某當履其真。可舉之術。庶無玷知人之名。或哀其窮賤。而然。亦黽勉自立。以副執事推近之意。若是糜軀論報。亦不敢在衆人之後。辭意鄙直。仰冒威重。下情無任惶懼之至。

## 上發運大諫書

竊以士之貴于三代也。可謂盡矣。進則頒厚祿以寵其行。退則翹車聘幣以勸其進。士生此時。宜無求矣。然猶有自進者。故箕子之書曰。予攸好德。皇則錫之福。噫。德如三代之士。猶有自進而後知者。矧今之士哉。奇材偉行。可貴而寵之者無幾。間有焉。或沈鬱卑辱。不爲上之知。可默而俟舉耶。唐之儒韓愈氏卓矣。然猶三上時相書。惴惴焉以不出其門下爲懼。况衆人哉。某愚甚于他不通曉。獨知士之所以爲士者。以有守而或脫。則轉而之小人之域。不待旋踵。故雖賤貧困躓。未嘗脫所守。綴下科與士齒者六年矣。隸執

事麾下且二年。顧其術無可以貴而寵之者。而辭未始一遁。書未始一上。反默而受執事之知。抑難矣。恭惟執事。學際聖賢。道充當世。由文章取上第。立朝廷爲名臣。天下之所共聞也。執事之門。孰不願出哉。某今爲屬吏。獨不能圖進。是待己欲高于韓氏。進身不本于箕子。他日天子以政之柄授執事。其願出于門下者益衆。而某之跡益疎。雖辭日進而書百上無及矣。是敢執自進之說。求出于門下。伏望寬其誅斥。一賜采擇。使士不獨見貴于三代。自執事始。冒犯台嚴。跼地待罪。不宣。某恐懼百拜。

代人上張刑部書

前日獲見。伏蒙執事略僚屬之禮。顧問甚密。退自度曰。豈執事與某同產子。嘗聯職而然耶。不然。何待之渥也。若是執事固記之矣。奚假援以爲說哉。抑有欲聞者。徒以仕宦三紀。謹廉自守。雖前後薦者二十餘。力憊心怠。墜不能奮。中夜浩嘆。甘爲廢人。歸無田園。未決引退。竊嘗謂上之人求人爲用。愈于在下者之求爲人用也。何則。部使者持外臺之柄。不獨以按舉爲己任。抑將擇能者以分職治一官。否則一職弛。宜得強敏精幹之爲用。若某之病弗堪。烏足當執事之用哉。方其往來督舟運宜其憊也。今乃獲免。將受代而去。家貧族重。患弗能任。伏望執事就舉盧壽暨舒一監兵以處某。使得從容養疾。而又食口百指。獲圭田以自贍。則生成之賜。盡出門下矣。干浼威重。伏地待罪。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京西運使田刑部書

自使車北轅。凡五六月。而一書之奉不徹。將命。豈特爲簡惰哉。蓋大人者。不責人以苛禮。雖一書不通。未

爾得罪。某不佞。兩得備屬吏。頃官河朔。不幸以喪去。因不得玷清舉之末。及執事領淮漕。某復佐泗幕。覲執事收麾下之舊。雖愚不遺矣。而天奪之幸。適會移部。噫。豈某之望絕耶。曰。不然。天其或者俾某困梗滯。官久益練。抑待執事之知深。然後挈而躋大亨之塗。不爲艱矣。若是未能絕意于甄錄也。伏望爲國自壽。以副區區。不宜。某惶恐百拜。

### 上運判馬太傳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百拜獻書運判太傅明公執事。某常病今之學者。始攘取六經之文。以爲辭章。幸一中第。則志滿意得。曰。吾方從政。安暇學爲浮剽不根。遂爲淺人。噫。君子之于學。豈獵其名而止哉。蓋曰終身而已矣。某不佞於他無足道。唯是嚮學之心。異前之云者。雖奔走賤辱。未嘗輒忘學也。竊嘗謂學患不通。經苟通。則性誠明。而文深醇。不經之文。猶葩華爛漫。見者悅之。終無益於實也。雖間常爲小文。視今之得名者。或輒犯其鋒。然于聖人之道。則浩不知所濟。思得大人先生傳授聖言之微。使術明而性通。然後發爲文章。行爲事業。以成某之志者。有日矣。恭惟執事。學際聖賢。名重當世。六經之道。自己誠明而深醇。然豈獨裕諸己哉。必將推其餘。以及學者。則某平日之志。願成于門下。或曰。下吏之于上官。非公事起居。不得輒至其前。乃欲受教。僭矣。某曰。不然。爵位有尊賤。傳道無尊賤之隔。設孔子爲司寇。須三千之徒。均爲司寇。然後乃傳道。聖人之意。不亦狹哉。則誨人不倦。不爲孔子言也。若乃論窮訴滯。懇懇有乞憐之辭。此衆之所以望衆人。非某之所以望執事也。干冒威重。進退俟命。不宜。某惶恐百拜。

上運使李刑部書

某竊以疎賤之士或嘗得王公大人一言之賜。他日獲進。猶藉以爲說者。何耶。蓋貴豪之門。人所歸也。歸者日衆。則疎賤之跡。有時而遺。其意邈不得通矣。必道其嘗所得之言。以信左右。彼大人者。必曰。是吾嘗所言者。然後賤士之意。通而其迹不遺矣。頃執事領漕。某時以衰裳見門下。執事不以越禮而加罪。與之進。而賜之坐。使極其所欲言而去。及執事倅計府。某方調官。得泗掾。復進謁于門下。執事教之曰。泗車舟之所會。上官之耳目甚近。當潔汝行。幹汝局事。人將汝知矣。某再拜而謝曰。公之言聖賢不過是。敢不拳拳孜孜。以戒夫失墜。今執事按茲部。某適得備屬吏。則向之言不獨使銘之於心。奉行于己。異日知某者。不在他人。而在執事爾。某固疎賤。不敢他云。以瀆尊者。止道嘗所得之言。取信執事。干冒威重。伏地俟譴。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發運主客書

發運主客執事。伏自使車南轅。卽欲一拜書。以諮起居之安。而且布其區區焉。朝以奔命。夕以訊獄。輒因循而至今。甚畏服執事之名。爲日滋久。重以大漕使之尊。越任麾下。目未嘗觀盛德之光耳。未嘗剽訓言之餘。一旦獲見。遽以吏事白左右。其禮有所限隔也。其情固未相接也。使明且辨。猶將踏焉而不能通。況某之愚且訥。旣畏執事之威。又迫尊卑之勢哉。宜乎跼促而無所建明也。夫聲之巨莫若雷霆。無顛踣越墜而駭之者。以常聞也。光之巨莫若日月。無蒼皇掩目而畏之者。以常見也。設不常聞其聲而聞焉。不常

見其光而見焉。將疾走折足之不暇。豈止畏且駭哉。某前日之見執事。何異初聞雷霆而乍覩日月。偶不疾走爾。尙安吏事之建明哉。噫。江淮僅百郡。郡約十吏。若然。則奔走于使部者殆千計。其間以文著。以法稱。以幹聞。辱知于執事者。凡幾人。知而深器之者。復幾人。某以不佞無似之迹。泯然于千百人中。覬執事之知。抑難矣。雖然。常內訟而自咎曰。某文如是。某法如是。胡不強其所不能而求及其所能哉。故夙夜孜孜。庶幾有立而後已。噫。聖人捨夫畫者而取夫將進者。執事之心。不過若此。其知之器之。非所敢望。倘憫其進而憐之。不勝大幸。干瀆鎔造。無任戰汗之至。不宣。某惶恐百拜。

### 上運使李刑部書

某聞有困于路隅者。垂朝夕之命。反低遲其聲。而欲人之哀之。雖過者千百。莫知其求救也。幸一有知。將轉溝壑矣。寧若大聲疾呼。及救之速哉。某自得第歸。已喪母。制除調官。待踰歲。位卑祿微。族弗能贍。不爲不困矣。竊嘗思祿足周數口。位足以見行事之效者。惟邑爲可。然國家慎重此選。須舉乃用。某勉強所不能。而陰覬舉者有日矣。懼左右或未信。故默而不敢遽言。其亦低遲而欲哀者歟。昨日觀舉邑新格。外臺慰薦。歲定常數。今而後求出于門下者。日益衆。求者既衆。執事必拔其尤異者而遺其常品者。某以不似之迹。若又後衆人而進。縱執事錄門下之舊。不以不才而遺之。一旦某不隸麾下。則執事徒有振拔之心。某徒切覬望。而事且無及矣。今日疾呼而告者此也。倘哀而救之。俾預清舉之末。則困躓之迹。免爲路隅之比矣。干冒威重。不任戰汗之至。

上提刑主客書

某聞詢樂工之能否。宜就太常。問吏狀之殿最。宜就考功。何則。所統專者其知詳。設太常曰。某吏之狀最。未必果才也。考功曰。某工之藝下。未必不能也。何則。非其所統者。其知必略。是故須考功升黜。然後知吏狀。太常進退。然後辨樂工。今天子登賢材而試諸用。命執事領外憲。然則執事所統何等爲最專。不在刑獄乎。某獄官也。將有問才否于執事者。倘執事謂某才。雖千百人交毀不爲損。謂不才。雖千百人交譽不爲益。何則。毀譽者雖衆。不若執事所統專。而其言取信之必也。然則獄官之職何爲哉。曰。囹圄謹。訊劾審而已矣。能高下其議。而卒與法會者。獄官之才也。若是某之才。豈足當執事之稱耶。曰。不然。執事之責某者。職於才何預焉。恭惟執事雄剛卓越。當代罕儷。異日取家世舊物。相人主圖教化。某將與天下之吏程功狀于政府。豈特區區今日論獄官才否乎。干浼威重。伏地待罪。不宜。某惶恐百拜。

答李裁造屯田書

阻侍師席。歲行一周。而一書之通。復不得繼。竊念孤生之迹。出自門下。雖日奉書。猶不足報恩獎之萬一。矧一書之不能繼哉。自顧怠惰。分從棄絕。而大賢之心。乃惓惓于賤子。夫行事之效者。其小惟百里之邑。然朝廷慎重此選。須舉乃用。若是某不能無望于執事也。恭惟執事文章事業。當代鮮儷。總外臺之計。歲行十周。輦運有經矣。財用有羨矣。事之敝蠹者。盡更張而剗去矣。執事之于利權。可謂成功矣。某不以今日求一邑之舉於執事。執事不置某于清舉之末。一旦國家以教化之柄授執事。則天下之士皆願挺鎔。

矣。執事必將取其尤異者以備器使。某于彼時復何望哉。幸執事憫其困濡。一賜振拔。使某增寸祿以活微族。得民社以據素志。則生成之造不在他門矣。若才與器某烏足云。而齷齪謹廉。自信固明甚。豈復累大賢之門哉。干冒威重。俯伏待罪。不宣。某恐懼百拜。

上提刑太保書

某竊見今世之士。有一言自進于王公大人之前。必獲自銜之咎。而士亦以此自咎。某獨謂不然。其或憑藉貴高之地。附託左右之援。豈復自媒哉。挺然而進者。其必賤貧滯鬱。有志欲伸之士也。夫弟子之于師門。跡相與處也。言相與接也。術業之高下。志慮之遠邇。可較而知也。仲尼猶患不知。而曰。盍各言爾志。矧下士之見上官哉。羣而趨默。而出位貌之隔。如天地之相邈。不言誰知其志哉。噫。士之志有二。公焉則建勳名。興利澤。爲天下萬世之休。私焉則享厚祿。活親族。爲一身之計。今賤爲九品。而曰某欲建勳名。興利澤。人必謂之狂癡僭妄。不誅而唾幸矣。安敢言公志哉。若一身之私志。豈得默默耶。於戲。銓選之吏。祿粟不足蓄數口。代者一至。則不復可得。不淪而蹈窮餓之壑者幾希。逮一沾京秩。則祿給弗暫絕。可以活親族矣。然則由銓選而之京秩。無他也。惟薦舉而已。恭惟本朝重使臺之寄。付升黜之柄。自非貪墨弛曠。類可以伸所志。某吏執事麾下二年矣。懷私志而覬公舉者。抑有日矣。今將代去。是敢冒自媒之咎。挺然自進。其說伏望執事哀憐而采收。使某一與慰薦之末。免擠窮餓之壑。滯鬱之志。獲伸于門下。則執事之進人。仲尼之用心也。意迫辭切。干犯威重。無任戰汗待罪之至。某百拜。

謝提刑盛學士書

某嚮典泗獄得吏麾下纔數月。獲見于左右不踰再。雖策驚砥鈍。斬有以爲執事知。且冗微之跡疎。而奔走之日不甚久。勢不可得已。及官滿如京師。或有持執事薦士之目示某者。則某之名在焉。始疑中信終而惕然感以媿。何則。淮南之郡。隸使部者二十有四。其銓選之吏仕焉者。豈下數百人。彼才了一局而用兼數器者。又豈少哉。若然。執事之門望清舉者常數百。而執事歲舉不過二十人。必將錄其才稱而拔其尤異者。某獨泯于其間。安望捨衆人而舉某哉。設執事知獎之。猶待日月之久。何見取之遽哉。或者之傳似可疑也。徐而思之。執事以高文遠業。傑然爲三公後。是必收寒素開至公。以增大無窮之體。某雖不佞。亦士之甚寒而求進之未已者。寧知不爲執事先隗之取乎。故疑去而感來。噫古之報知己者。豈糜軀碎首而止耶。抑將忠君澤民。圖建勳利。爲受知之效。某之區區。竊所慕焉。若乃謹廉自持。特衆人之常守爾。不足爲執事道。戴負厚恩。重踰山岳。無任激切荷德之至。不宣。某再拜。

代人上李兵部書

知府兵部執事。某委質下吏。越在外邑。惟公事起居。乃得一至鈴下。才空跡疎。宜左右之所棄。忽賴執事聰明廓然。坐照千里。察嫌按姦。不以遠邇易視聽。故吏雖疎外。常若奔走于其間。以是某之區區。或爲執事之亮拔。始以萑苻微聚。輒寇邑境。雖上憑府威。悉力殄獲。而朝廷大制。考信州郡。須保委明甚。方議賞格。伏蒙執事錄下吏之纖效。斷然鑑其情僞。剡奏列上。謂同真狀。其苟粗拜一命。寸進一級。則天地之惠。

出朝廷。而卵翼之。賜由執事也。自被奏以來。益勵操守。蹈冰臨谷。未踰其慎。庶幾副執事之獎爾。近有執技宵人。非意往愬。謂某雖市木當價。而不時償直。雖考之著令。未越旬浹。而孤危之蹤。不能無憂懼也。何則。一邑之民。或受枉于吏。自非刑虐誅掠。殆不可忍。其他自直于府君者。可無一二。今市文木而爲其所愬。當爾之時。夷齊可疑爲汙士。卓魯可疑爲暴吏。曷以自明哉。故終日惶惑。不知罪戾之所從。復蒙執事精明是非。外判終始。信察諒其無他。并容曲全。置而弗問。若是隸治下者。已三歲。知己之遇。未一報。而蒙庇于執事者。已至于再。雖被寬釋。愈于重責之爲媿。倘執事垂憫儒介。力畢大惠。不以一眚加擯斥。則翳桑結草。寧知不爲門下報耶。

### 上提刑司封書

某嘗病今銓選之吏。拙于爲治而巧于知己者。人十八九。平居不事事。一旦榮進之。欲激于內。不惟口之于言。而又筆之于書。冒上官之聽。曰某材且職。人不某知。使有志之士。恥混斯人之徒。不敢一言。卜知遇。矧敢以書哉。某隸執事麾下數月矣。言未嘗一發。而書未嘗一進者。正爲是爾。然事有不可以嘿者。因敢輒布左右。某初命泗獄掾使臺外。諸侯不以某不材。舉以堪一邑。奏可移浦江。而浦江地僻陋。前後爲令者。或以膏潤自利。一切務市恩。噤口不敢議威刑。民視官府如私家吏。易令如僚友。某始至。呼吏問某事。閱某簿。則癡視瞠對。如市人然。私自謂其弊不其矯。無以頓革。師民者宜身先。以故渴不妄飲。浦江水。俾民慢吏。弗率者以刑。頽波壞紀。力澄而躬緝。然後浦江之人。知令所以在治民。而民所以在奉令。未幾會

東陽缺宰州郡誤以某爲可使因俾承乏而東陽地完戶殷民狡喜訟每更一新令則必搆虛懷牒盆入于庭下以探令之能否彼計苟行則將接迹而來矣某鉤得姦狀數挾其不直者此弊幾少息然猶有以辭來決枉直者日不下百數朝與之辨至眈僅能無留事假攝方期月遽遇執事臨按茲邑其間管庫簿領葦月以內者固已躬治自餘素弊實未遑究若乃民有叩行麾自訴者吏有守庫緡不謹者斷罪之失輕兵器之不籍罰金之差厥數田訟之積有日然雖伏蒙執事明哲內照仁恕外及以其前之數事率關舊令葦月而變聖賢猶難優容橫貸弗忍罵斥其寧獨不愧于心哉尙覬借階前容足之地一吐其愚又值執事兼程取道前旌不留益懼且歎日竭鴛鴦力供賤事孜孜不敢少弛者俯恐負于斯民仰圖知于上臺爾倘上臺遂以不職齒之則愚事去矣而又使車之按婺歲或一往浦江在婺爲窮僻雖綿歲不一歷今假他邑幸而遇使車之臨不得少進其說某之區區將訖不伸矣恭惟執事文章器業傑世不羣天子以美祿養賢材而朝廷推賢材者歸執事始先公以直諒稱當時今搢紳議直諒者歸執事如執事可謂在朝爲名臣在家爲名子矣有志之士孰不願出執事之門哉某雖無似竊亦覬願重念某再試于禮部得一第得第垂十年獲一邑同時下科之人籍朝閨綴京秩者不可勝計某誠爲困且滯矣雖曩時薦者凡九人而舉邑越大半本朝之格繇銓選陞京秩者用五人今闕其二不瀝懇于執事之門將誰憐乎意迫言直不覺輕僭干瀆威重不任戰汗待罪之至不宣某再拜

某前日之貢書左右也。家人沮于內曰：「若爲屬吏，不逢上官罵叱幸矣，乃敢別白是非耶？若將得罪于范公矣。」僚友沮于外，如家人之言，亦曰：「若將得罪于范公矣。」某獨曰：「不然。夫賢者樂與人辨是非，豈惡人自辨是非哉？事有因言而後白，豈有不言而自白哉？與其言而獲罪，不猶愈于不言而獲罪歟？遂決而不顧，不遠數百里，使人持書以聞，事未報，翻惶然甚于家人僚友之惑。陰自訟曰：『人言不從，其必得罪于公矣。』」既而持書者還，則執事之賜教在焉，趨迎亟受，百拜以讀，則獎借之辭，燦乎如龍章之飾，堞壤勉勗之辭，溫乎如父師之詔。子弟恩假之辭，廓乎如山藪之包，汗疾，然後僚友賀于外，家人賀于內，曰：「公不汝罪而汝容，則公之恩天地不如，曷爲公報哉？」某曰：「大焉澤民，小焉飾身而已矣。」引領麾下，不勝感切之至。

### 上提刑司封書

提刑司封執事。某竊謂士生于今之世，反魏以今之士待己，乃曰：「古之士人求爲知己，我惡肯求知于人哉？」語介可也。適時則未也，殊不知古之士也，修而寡，今之士也，雜而衆，雜而衆故賤，脩而寡故貴。古之士或潛德不輝，朝廷闕之不能爲治，至有禮文交聘而不肯一起，州郡敦逼乃起爲朝廷用者，不曰寡且貴歟？于斯之時，猶有老死巖谷而卒不聞當時者焉。矧今之士千百進，朝廷之治不加益，千百退，朝廷之治不加損，而又籍銓管者，見上官則躊躇焉而趨，帖帖焉而去，不曰衆且賤歟？當爾之時，尙曰我介而志古，我惡肯求知于人，雖然，人誰汝求耶？於戲，行己非艱，知己其艱哉？唐之士韓愈氏卓然其賢矣，猶曰髮禿齒豁不見知己，矧下于韓萬萬而復生今之世歟？不死不遇幸矣，何止髮禿齒豁而知己不見哉？某不

佞得邑最窮僻。雖守官奉職。不敢以僻自懈。奈何使車按部。多道旁縣。是徒有伸于知己之心。其路無繇。自伸也。譬鬻貨者。羅列當市門。則近利而易售。苟挾而走窮巷。其良與僞無復自辨。惡望其見售于人也。某前日承乏東陽。幸一會使車之來。其亦挾貨窮巷。而偶趨都市者歟。倘執事一顧而略售。則貨雖僞人必謂之良矣。或遇而不顧。顧而不售。復挾之歸窮巷。將委棄無日矣。尙安良僞之自別哉。恭惟執事道醇而器完。德高而業鉅。而又十四州郡吏榮悴之柄。當執事之手。某部吏之一者。執事挈而出汗塗之中。甚于反手之易。使髮未禿齒未豁。又獲大賢爲知己。與夫老死巖谷而卒不一遇者。榮悴相萬。則執事之賜山岳未重。某之貨將交顧而競售焉。干浼威重。俯伏待罪。某百拜。

上運使工部書

竊謂匠石天下之工也。欲得天下之材而用之。而天下之材常少。間有焉或不爲匠石用者。豈匠石之心固遺之耶。抑材之生幸不幸繫焉耳。其幸而生平達之地。匠石過焉。苟睨而斧之。則人謂其材必良材也。其不幸而生窮險之巖崖。雖拙工之目不以寓焉。矧匠石睨而且斧。是尤不可得已。縱其材堅拔完挺。人將以朽木齒之矣。夫士之仕于世也。何以異此。且上官之心。欲得部吏之賢而薦之。而部吏之賢常少。間有焉或不爲上官薦者。豈固遺之耶。亦仕之地幸不幸繫焉耳。其幸而處通都要邑。上官過焉。苟一顧而遽取。則人必謂之才吏矣。其不幸而處陋僻之壤。求衆人之顧不可得。矧上官之顧且薦哉。雖其守通廉介。特人將以下吏齒之矣。浦江卽山爲邑。山險而不可車。谿斷而不可航。以是上臺之按部。雖曠歲不一

歷使才者居之。猶將泯默沈鬱而不自達。況不才者能自達乎。某于茲歲餘矣。雖勤民飭己。罔敢少懈。而迹孤能短。何所借譽。前日幸遇使車過境。得以伏謁道左。猶窮崖之木。邂逅匠石。其睨而斧之。有動于心哉。恭惟執事全德偉業。取重當世。上心所眷。將漕吳服。老姦宿豪。旣已誅鋤而屏絕矣。積弊巨蠹。旣已掃除而剗革矣。生民之利。已修建。中都之費。已充給。趣召嚴覲。期在旦暮。異日謀王體圖治本。其將取天下之才。爲明堂之用。雖材堪樂榼。執事其肯遺之耶。則某之區區願采于今日也。干浼威尊。伏地待罪。不宜某百拜。

### 上知府少卿書

某竊謂無位以行道。無壽以守貴。無權以薦士。此丈夫之不足者。何則。雖志摩穹霄。業包經綸。乃飢吟圭衡。一命不享。道可行乎。其或冠纓峨峨。佩聲鏘如。方朱顏猶童。已肉飽螻蟻。貴可守乎。又若委身下僚。自辱塵泥。雖耳目英翹。祇若聾瞽。士可薦乎。是三者不可明矣。若乃位足以行吾道。壽足以守吾貴。權足以薦吾士。執事其人焉。恭惟執事挺不世之偉德。出三公之慶門。今殿邦東南。環地千里。吏自督郵而下。皆趨走以聽命。不曰有位乎。凜然秋霜。以肅強梗。煦然春陽。以曝困窮。執事之道旣行矣。年過六十。齒堅髮稠。人望儀采。盛逾未艾。不曰有壽乎。樂只愷悌。其錫難老。鼎司衰章。茲予青氈。旦夕取之以揚祖休。執事之貴可守矣。扶獎廉善。挾鉏姦賊。升絀之柄。我得以執。不曰有權乎。隸吾治者。厥邑惟七。準詔拔吏。歲常四人。今乎其時。士可薦矣。抑未知所薦之士。果何士也。某竊料之。夫良匠構厦。必度堅挺之材。彼脆而屈

者何預斤斧。某迹卑地寒。復官窮山。治聲不長。薦口孰開。譬孤株生陋僻之壤。而匠石之足不到。日爲樵豎之所睨。不薪而灰幸矣。惡望斤斧之及哉。雖然。執柯局於近則已。必欲取材之周。則欒欂櫨榱桶之用。寧以地而捨諸。某之微躬。敢借此諭。浼瀆台重。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代謝江西轉運程大卿寄詩書

大江之西。漕權爲劇。才者所處。乃有餘地。特抒佳句。遠將勤意。辭語警發。真得清助。諷吟數過。手不能置。感服之私。并深悃臆。不宜。某祇白。

代問候集賢相公樞密太尉手書

維春之暮。氣序暄甚。伏惟坐斷國論。台候萬福。企仰盛德。與日滋劇。某總帥于外。事有中覆。率賴成筭。以濟疎拙。惟知勉勵。庶塞寵寄。東望門宇。千里而遠。縻限符節。未繇瞻對。伏冀上爲眷倚。益護寢餼。不勝區區之禱。不宜。某再拜。

# 祠部集卷二十六

書

上通判屯田書

某竊以君子之所貴者道也。道者何。經天下治國家修身誠意之大本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之所以爲聖賢。本此者也。其爲術重矣。今之士有挾之以求遇。彼當其求者。見而爲之禮。蓋稀矣。禮之而知其所存。又稀矣。知其所存而遂取之。或無焉。有一士於此。恃王公之薦以求之。其當其求者。禮焉不暇。屣知焉不旋踵。取焉不問賢不肖。於戲。勢勝於道矣。若之何使天下之大本不委而墜諸地。唯大人者爲不然。能重其所以輕。輕其所以重。彼以勢動。雖力逾千鈞。弗吾重也。彼以道進。雖微如一羽。弗吾輕也。吾之所以輕重云者。有賢不肖之分焉。爾能之者。誰其見之。執事恭惟執事。文醇德完。學周孔孟韓之道。而至焉者也。某雖甚賤。其亦蹈其藩牆而未及者。若是與執事所趨之道同矣。其不同而異者。位爾道內也。位外也。唯大人者。取其內不取其外。道苟我同。雖在斯御。猶將進之。矧亦士其服者歟。以故。某之今日。不藉千鈞之力。直以一羽之微。求遇於門下者。知執事不能以勢動。某乃得以道進爾。有諠於傍者曰。夫下吏之於上官。有貴賤之別。今子僭而同之。抑過矣。某應之曰。鳳之於鳥德矣。彼羽而飛之皆類也。麟之於獸祥矣。彼跂而走者皆類也。猶上官之於下吏貴矣。彼士其服者亦類